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田家遗风

仡佬族

李建国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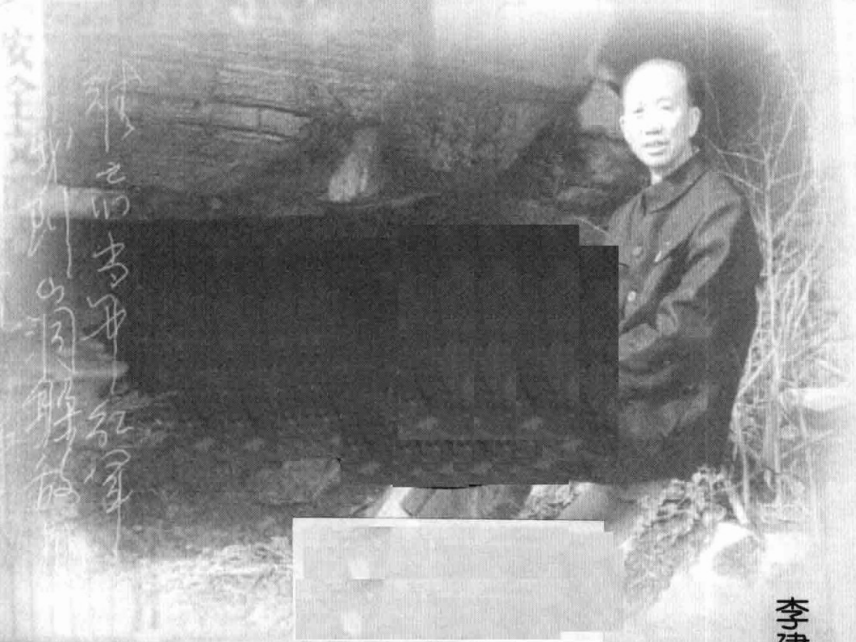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D669.1
22

田家遗风

(仫佬族)



李建国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兴和

封面设计：传智工作室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四集）

田家遗风（仫佬族）

李建国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75 字数：430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81068-337-3/C·40

（本集共七册）总定价：63.00 元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电话：（0871）5031071

E-mail: yupress@sina.com

总序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五)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人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一、 关于“姜金狗”的传说	1
1. 田兴才回归故里	1
2. 富有价值的传说	5
3. 我们来自何方	7
二、 《迁徙词》的发掘	12
1. 平正忆佬乡的两个“秀才”	12
2. 《迁徙词》的发掘	16
3. 平正人心中的“平播事件”	19
三、 灶神与务农	22
1. 灶王神位与祖宗并列	22
2. 供粢与务农	26
3. 信巫与风水先生	28
四、 红军阿忆一条心	34
1. 红军抱我躲飞机	34
2. 拼死拼活靠的谁	39
3. 红军阿忆心连心	43
五、 忆佬族代表的光荣与艰辛	47
1. 忆佬族的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47
2. 婚姻自由与人的解放	52

3.	为妻朱星英	56
六、	不尽的情结	62
1.	咬定青松不放松	62
2.	“汉僚合魂”绘新图	68
3.	田家: 不尽的情结	74

一、关于“金鸡狗”的传说

1. 田兴才回归故里

我在贵州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即平正乡作民族调查时,就想过,如果能从一个带有典型意义的家庭入手,去反映仡佬族的历史文化,是比较方便且有效益的。我有意识地接触了不少仡佬家庭,而当我逐渐认识当年(1956年)曾作为全国仡佬第一乡平正乡负责人,不久又被推选为仡佬族第一位全国人民代表的田兴才时,我便决定,我应走进他的家庭,去深入地作些了解。

平正乡地处遵义西部,与仁怀县接壤,距遵义市有70公里,县城南北镇辖平正、干溪、野彪三个办事处,总面积144.4平方公里。记得我初到平正的那

天，因汽车在距离平正 5 公里左右的李村出了故障，阴雨天黑了下来。我一时无从，改搭上老乡的手扶拖拉机赶路。黑沉沉的夜，就由车上的人打着手电照亮趲行。山路崎岖，且好多处被雨水冲得坑坑凹凹的，我在那车上，死死抓住了围杆不放，颠来倒去，那难受的味儿真跟受刑也差不多。不过，第二天一看，这平正乡安静地躺卧于高耸的群山之中，青山绿水，自然环境竟是十分地秀美。

不久，我就去了田兴才那藏在了大山之中的李家沟住房。这沟虽然距离平正乡才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但不通车，绕过了长满包谷、烤烟的山坡，要走好一段石旮晃路。似路非路的小道，每块坚硬的岩石如不会相同的树叶一样嵌合着，每走一步，都有不相同的感觉，不

相同的适应，不小心踩滑了，就很容易跌倒。这儿距离仁怀县只隔一条街，是边远的高山地带。田兴才的住房是仡佬人传统的木瓦结构老房子，住了有五辈人了，没有多少翻修的。它掩映在山腰的小树丛中，面对的是坡上坡下的一片田土，和不多的几家农房。李家沟

田兴才、朱星英夫妻
与作者合影



同这儿的许多村寨融成了一体。

田兴才虽然长期在基层工作，但并没改变农民的本色。他也曾调任过县、区任职，但是，有李家沟的妻儿老小牵挂着，他常回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70来岁，穿着洗旧的靛蓝咔叽布衣服，完全的农民打扮，一身的泥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干巴老者了。他原本就在家务农，而今，退休归田园，永远是地道的农民。他告诉我，他一到退休年龄，就回到了李家沟，与家人——妻子朱星英和七个儿女（有三男四女，长子田开文、次子田开平、三子田奇；长女田芳、二女田开凤、三女田开霞、四女田洁）在一起生活。

当我来到他李家沟的家，迎面见到正房的门框上有对联，横批是：“喜迎新春僚裔生辉”；上联是：“送一九九九年冬观白雪以洁自心”；下联是：“迎二〇〇〇岁春赏青松仍养我德”。厢房的门框上也有对联，横批是：“春同六合始复元一”；上联是：“家声最重留学高”；下联是：“世泽常推耕读好”。

我先注意到“留学高”三个字，问他缘故，老人无不自豪地对我说：

“我最小的三儿子田奇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读完硕士研究生，又考取了官费留学澳大利亚，正攻读博士学位。”

他说得那么轻松，却使我不禁咋舌。

这看来是那么边远的山乡，还不曾富饶的土地，却养育出最优秀的学子来。

李家沟不多的土地分布在山坡上，山坡陡峭，当是贵州高原与云南高原相接的部分，山坡呈V字形，

耕地折绌成小条小条的梯地，从坡脚一直延伸到坡顶。坡脚的溪流边有少许的水田。我从坡上下到这半坡的田家住房时，经过的石旮旯地的石头缝隙里，有风化的“石泥”和“植物的尸体”，不知多少年了，仡佬人在这儿顽强而艰难地开垦种植，于是有了这儿的庄稼和人文生态。

田兴才的儿女中虽然出了个顶尖之才，但其余儿女大都务农，这与他子女多家庭生活困难不无关系。他1993年3月退休后，就回乡务农了。跟他同住李家沟的，现有大女儿田芳，女婿叫吴小平，是鸭溪的汉族子弟。他们种有1亩水田、3亩山地。现老两口年事已高，他妻子朱星英也已是64岁的人了。田兴才俩老虽还喂有两口肥猪，种点自留地，却把田土转包了他人。而田芳承包的是李家沟唯一的一口堰塘。堰塘在家对面不远的山坡上，看过去，那像是一块明镜。堰塘修于1958年，1974年补修过，存水8万平方米，堰塘有山上泉水流注其间。“问渠那得清如许，只因源泉活水来。”田芳在老父一家的支持下，花了二千元承包十年，用作养鱼。我本来要开口问，田兴才可有雅兴到塘边垂钓？但终没开口，想他一定是很忙的，用不着问。他关心的有农民的教育，又钻点中医什么的，耕读之外，更主要是钻研仡佬族的传统文化。在他那温馨的、光线不甚明亮的厢房内，他同我一起说着说着，翻出些旧书本，谈起了老事。猪叫声传了来，但周围仍是十二分的安静。我又想，他平时就是这样地把自己关在农舍里，兴味无穷地钻研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

2. 富有价值的传说

我问他：“你是很知情的人了，能给我讲讲田家的和仡佬族的祖先的事吗？”

他说：“我们仡佬族被称作‘古老族’，又被说成贵州的土著民族，应当说历史是十分悠久的。贵州最早被称作‘鬼方’，有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而称作夜郎所在地，却多有认同。贵州的主体民族是仡佬族的先人。只是，有关的史籍记载很少，有许多空白需要我们填补。要说我知道多少，那是十分有限的。”说到这儿，他便给我讲起一个传说。这传说，是他从本乡仡佬族山兴林那儿收集到的——

在远古的时代，昆仑山有一神人，教有二十八个学生。这二十八个学生就是二十八个星宿。基中，有一个学生名叫南岳，他的腋下长有发光的毫毛。当他脱去衣服时，那毫毛光彩四射，照化了昆仑山的雪水，照亮了雪山。他的这一秘密，只有他的老师才知道。老师没有对其他学生泄露这秘密，只是要求大家不要无故去招惹他。

一天，神人老师外出后回来，只见南岳一人，其他二十七个学生不见踪影。他敏感到，一定是其他的学生惹恼了南岳，而被他照化。果然，当他呼叫其余学生时，只有回应的声音，却见不到人影。这时，神人只好运起功来，让他的学生各处投生。于是，天下遂有人、鸟、禽、兽，各选其所。当时，南岳也跟着投生了，他变的是狗。按天上的二十八宿的位置，

有“娄星”被称作“娄金狗”，那就是南岳。他处于戌位（下午七时至九时出现）。“娄金狗”的生活是靠追捕其他动物来维持的。而按山兴林所说的，伡佬族都是“娄金狗”的后代。

不久，皇帝患病生了背痞（恶疮），宫中侍官请出许多名医博士前来治疗，但都不能治好，眼看皇帝病情日益恶化，侍官便出示皇帝榜文，遍招天下名医。许诺有能应征治好皇帝病者，金银任其拿，高官任其选，骏马任其骑，要公主还可嫁与并赐为附马。当差的守侍榜文过了七天七夜，不见名医问津。一天，一只大黄狗来到榜文面前，面向榜文，张牙舞爪，汪汪汪直叫个不停。当差的开口问道：“你难道能为皇帝治病吗？”这样一问，大黄狗不叫了。当差的又问：“你能治病，就点头三下。”黄狗真也就点头三下。于是，当差的取下榜文让黄狗叼去见皇上。皇上别无选择，接着问：“你能医好朕的病吗？要能就点头三下。”黄狗照样点头三下。皇帝许诺：“你能医好朕的病，要金银任你拿。要高官任你选，要骏马任你骑，要公主还可赐你为附马。”黄狗都默许了。皇上便脱下上衣，黄狗便上前舐那背痞，黄狗一直舐着，舐到第二天就见干疤，舐到第三天就痊愈。皇上便要给黄狗行赏。皇帝说：“你要金银就点三下头，不要就摆头三下。”黄狗就摆头三下。“要骏马吗？”黄狗摆头三下。“难道你要朕的女儿？”黄狗点头三下。皇帝当场宣布把公主嫁与黄狗，黄狗带起妻子便进驻了山洞。白天是黄狗山洞，夜晚是高楼大厦白面书生。黄狗白天追捕小动物维持生活，晚上陪伴爱妻。后生十个儿子。黄狗逐渐衰老，一天黄狗追捕小动物累死，过了三天三夜

后，其妻才得知道。这时，已经长大懂事的儿子，追问母亲生父是谁。开头，母亲不好作答，最后不得已才吐露真情，告诉其父是打山的黄狗。十个儿子找到一座大岩，才知其父已累死在岩上……

3. 我们来自何方

田兴才说：“我们这儿的仡佬族，除了田姓外，大姓有山、罗、平、苟、唐、李，就其分支，又有红仡佬、青仡佬和花仡佬，在平正以外的，还有白仡佬、篾仡佬、打牙仡佬、披袍仡佬、打铁仡佬、锅圈仡佬、雅意仡佬等。我想，那都是‘娄金狗’的十个儿子传下来的。”

他说得那样直率，把我逗笑了。我不久前才听到的，他刚去道真县开了个贵州省仡佬族学会2000年年会回来，他是同仡佬族乡长田明友、副乡长田景英、政工书记田玉洪一块儿赶去的。我知道，现在，对仡佬族的研究引起普遍的重视。他们这里成立仡佬族民族乡后，相继的，有同年建乡的仁怀县安良乡。1986年成立了以仡佬族为主体民族的务川、道真两个民族自治县，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在贵州境内仡佬族所在多有，与其他民族错杂而居，成点状分布。

田兴才说到有关仡佬族的早期历史，那实际上，也是他们田家和现在的仡佬族后人共同的粗壮的深根。我也就同他饶有兴致地摆谈开来，而有了如下的一些思路：